

砚边杂记

# 说说看，我们是不是有聊的人？

## ——关于长篇小说《巨来山海》的点滴

◎ 詹政伟

编者按：作家詹政伟长篇小说《巨来山海》即将出版。这部作品以改革开放为背景，通过主人公巨来跌宕起伏的半生经历，深刻描绘了六十年代生人在理想、爱情、权力与欲望之间的挣扎与求索。作品上部以第三人称展开巨来的人生轨迹，下部则巧妙转为第一人称，借由女性角色夏春秋的视角重新审视巨来的命运，结构新颖，意蕴深远。詹政伟坦言，这部小说是献给一代人的心灵史，记录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、抗争与灵魂安放。

这部小说，也是他与读者的一次深度对话。敬请期待。



说来奇怪，我从来没有对这部名叫《巨来山海》的长篇小说这么上心。这是我的第5部长篇小说了，按理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，但我就是忍不住地激动，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。

写小说四十多年了，我把全部的青春年华都花在了这上面。显然，我是喜欢《巨来山海》这部书与这个书名的，“巨来”是一个人名，和气势磅礴的“山海”并列。巨来的山海，其实就是讲巨来的“山海经”，而巨来又生活在山海之地……毫无疑问，我想告诉读者，我确实想写这么一部书，确实想把包括我个人在内的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的历史发掘出来。当初还是在申报中国作协、浙江省文艺精品及嘉兴市文艺精品工程的时候，我在申报表上反复这样写道——这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浙江、嘉兴特点、平湖(港区)元素的小说作品。该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巨来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经历。围绕着发扬浙江“四千”精神、永葆发展这个主题，反映了嘉兴——党的诞生地、干部群众如何创业创新，如何改变家乡面貌，实现经济社会腾飞的奋斗过程，展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所走的每一步路，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，每一次都是淬炼和历练。与之相涉及的同学、朋友、兄弟姐妹、同事，从不同的侧面，围绕着理想、爱情和追求等依次展开。一个长故事，分上下两部来叙述。上部用第三人称，即主人公巨来的半生经历；下部则是用第一人称，这个时候这个“我”已经不是巨来，而是夏春秋，一个与巨来息息相关的女人。之所以如此写，我想作一个大胆的尝

试。在中国当代小说中，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上下部都是统一的，而我的想法是：巨来在上半部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(结束)。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讲，巨来后来的命运如何？是他们迫切关切的问题。我不能半途就来个急刹车，把他从车子上甩下去，然后又又不问不顾，让他不了了之。长篇小说的故事完整性要求我必须讲好接下来的巨来故事。于是就有了下部，下部如果再用第三人称，就缺少了小说的张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夏春秋应运而生，我必须从旁人的眼里看到巨来，所谓的“旁观者清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夏春秋眼里的巨来是什么样的呢？责任编辑对我的创新也持有怀疑。上部的序号是从1开始的，而下部的序号是从0开始的。我的想法是，巨来在上部其实已“寿终正寝”，下部是一个崭新的巨来，是获得新生后的巨来。他是从新时代的子宫里开始了新生活。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，我愿意此书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先锋性。追求画面感，追求简洁明了的语言，让它具备江南的秀气。作为一个资深的先锋小说实践者，我在中短篇小说中作过无数的文本探索，唯独长篇还没有，故而这一次，我愿意尝试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是一个有着四十多年创作史的深度亲历者，一路上，我充满困惑、愤怒、郁闷、苦恼，于是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情绪，都在跳跃、曲折、迂回、传奇的叙事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。

这部长篇还有一个副标题，叫“献给我和我的同学们”。我和我的同学基本上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我们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磨难。这个磨难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精神上的，我们单纯，闭塞(居然认为男女拉拉手，就会有小孩)，固步自封，刚愎自用，笑话百出，漏洞百出……总而言之，这是一群不能一笔带过的人，我一直想着要给我和我的同学们树碑立传。我们活得特别的不容易，一方面接受的是传统文化，另一方面，因为改革开放，接受了西方文化，我们纠结、茫然、抗争。但在现实面前，最后基本上都妥协了，不知不觉，被时代裹挟着向前，所谓要做时代主人和时间主人的誓言，不免显得幼稚可笑……这是一部探索意识形态领域革新的长篇小说，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境遇，旨在倡导人间真善美。

于是，常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醒来，打开电脑，一脸懵懂地看着显示屏下朦胧的周

遭，心底无端地生出紧迫感，因为渴望进步，渴望优秀，渴望成功，渴望被人接受……惟恐一不小心就落伍了、落后了、过时了。是的，这一切源自于内心隐藏着的一些东西——权力、理想、爱情、欲望、愧疚、局促、担忧、梦想等都像蚂蚁一样蠢蠢欲动，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割裂和冲击。

我们的肉体来到了21世纪，但灵魂却还在上世纪的某个时段里停留，我们自以为见识了很多，传承了诸多的传统经验，但和日新月异的世界相比，我们的认知还是那么的浅显可笑，还是需要重新开始学习一切，但这一切又都是那么得难以学习，我们缺少可以依托的底盘，于是不可避免地捉襟见肘，经常陷入迷茫无助和焦虑的泥潭。

我的家乡在杭嘉湖平原上，是全中国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，我们的心态和生活都是城市化的，但根基却是乡土的，都说我们可以被看见，事实上也确实被看见，可我们内心的挣扎和痛苦，又有谁能看见呢？故而内心秩序的建立，并非一件易事，说服自己，永远是一个高难度动作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有一次和一个叫仵的警官聊天时，聊到他当年做法医时，怎么解剖尸体，并从各种尸体上发现破案的证据。有一次，他解剖了一具埋在高速公路下的尸体。都好几年了，那尸体居然没有腐烂。而杀害她的正是她的丈夫——一个屠夫。女子相信爱情，嫁给了残疾的男人。男人有钱了，就家外有家了。尸体上留有文身，文身刻的是男人的昵称……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屠夫最后被绳之以法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他在说这个时，我感到全身发冷，赶紧把脱掉的羽绒服重新穿上，而且还给自己的茶水续了热水。仵说，你紧张什么？我说我紧张了么？我只是从中看到了细节的力量，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，我对冥冥之中的神秘充满了兴趣。

我一直认为，每一个为念想而着力拼搏的人，都是值得尊重和称颂的，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理应为这些个体树碑立传。用我敏感而深锐的习性，感知日常生活，虚构日常生活。

是的，日复一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绎新世纪的迷茫、抗争与灵魂安放。

说起来，我们其实都是挺能聊的人，这不，又往深处聊了。愿《巨来山海》能唤起读者的共鸣。

博览群书

## 地下室里的青春涅槃



《冬去春来》  
高满堂 李洲 著  
作家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谁的青春不迷茫，谁的梦想不激荡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文艺青年坐着绿皮火车闯入北京，蜗居于“冬去春来”小旅馆潮湿阴暗的地下室，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拼搏奋斗。有人在小山般的退稿中咬牙坚持，有人在低俗喧嚣的商演后卸妆流泪，有人在光怪陆离的影视圈强颜欢笑，有人在过街天桥下倾情演奏，有人将酸楚与不甘融入画布……他们曾在深夜痛哭，也在绝望中拥抱取暖，在逼仄的房间里，用青春的体温对抗着世态炎凉。

冬去春来，岁月无声。这不仅是一季节的更替，更是心灵的涅槃。在生活的重压下，他们将梦想折叠，投身商圈卷入烟火红尘；有的人则在名利的旋涡中迷失，追逐浮华弄丢了来路。北京，这座让人爱恨交织的城市，见证了他们的欢笑与泪水，镌刻下“北漂”一族在时代洪流中的生活图鉴。

## 海子精神世界的另一面



《开头》  
海子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海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，但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，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诗歌作品，还有不少小说、随笔等内容，十分丰富。海子的手稿留存较为完整，有不少内容尚未整理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汇集多方力量，对未整理的手稿进行细致的整理与保护，从中挖掘、整理出有价值的内容，编辑结集为这部中短篇小说集《开头》。小说集收录《少年时代》《大草原》《庄园》等多篇作品，长短不一，有的呈现出未完成状态，但语言秉承了海子诗歌的一贯特色，极富想象力与诗意，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。这些小说有的建立在海子自身的成长经历上，有的依托于海子对精神世界追求的具象化呈现，虽然情节性不强，但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充满诗意，有很强的海子气质。这些充分闪现着诗人心灵与情感的文字，为我们了解海子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。这些没有面世过的新材料、新文本，对于海子的研究者、诗歌爱好者而言，都是十分有价值的。

## 听卡车司机讲述流动的中国



《滚动的车轮》  
黄子懿 著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里，卡车司机的作用举足轻重。2025年前三季度，14亿人的生活催生432.5亿吨的货运量，有近四分之三都由他们在公路上完成。但在城市里奔跑在人们眼皮底下的外卖小哥与快递员相比，卡车司机却是极度隐匿的。他们被焊在一个流动的小空间里，穿梭在高速、丘陵和城乡的交界，生活也被公里数和发车时间精准切割为若干个节点。2019年起，我和同事们奔赴各地跟车采访，从起点到终点，与卡车司机们同行同吃住。五年里累积下的近20个故事中，时间上覆盖新冠疫情前后，空间上横跨中国的国境内外，内容涵盖了忙碌的珠三角快速线、山陕运煤线、遥远的青藏线、新疆线甚至新兴的中老、中俄跨境线等等。我们希望借此去讲述这个经济流通环节的基石性行业，进而勾勒出背后的产业图景变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去了解卡车那看似冰冷彪悍的外壳里面，又有着哪些属于个体的真实喜怒哀乐。滚动的人生，没有终点，只有下一个服务区。

红楼漫谈

# 槛内槛外俱是尘土

## ——一只成窑小盖钟里的人性悲悯

◎ 殷建中

那是一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在栲翠庵的禅房里静静绽放着瓷光。贾母尝了半盏后递给刘姥姥，刘姥姥用沾着烟酒气的嘴唇轻轻一碰，妙玉便冷声道：“将那茶杯搁在外头去罢。”

多少年来，我每读到此处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懑——你妙玉清高什么？你也不过是投胎投得好些，若是生在我那贫苦的乡村，怕是连刘姥姥都不如。

我出生于1970年，那是一个温饱还没有解决的贫穷乡村的年代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没有《红楼梦》，没有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没有大观园与栲翠庵，只有俄得咕咕作响的肚皮，和母亲把稀粥一勺勺舀得更稀的背影。村里的人，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，像极了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时的寒酸。所以当我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，便理所当然地把自己代入刘姥姥的位置，对那个嫌弃她的尼姑怀着一腔怨气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将妙玉批得一无是处，说她“过悟”，说她的修行不过是虚荣的遮羞布。

今天，我重读《红楼梦》，重新审视那只被刘姥姥啜饮过的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恍惚间看到那小盖钟裂开了一道痕，在裂痕中我看见了自己。

我的看见，不是居高临下的宽恕，而是霎那间猝不及防的相认。

我心中一直有个妙玉的身世：苏州仕宦之家的小姐，自幼多病，买了许多替身儿都不中用，只得亲身入了空门，带发修行。这不是选择，而是命运。后来不幸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。她寄居在贾府的栲翠庵里，看似清高，实则无依。一个无父无母的年轻女子，在

这豪门巨宅里，除了用一身的孤傲做铠甲，还有什么能保护她？

我的童年里，家虽然穷，但父母双全。母亲总是在灶台前，把有限的粮食变成尽可能多的饭食。父亲虽然沉默，但他的存在，就是一个家的安全感。而妙玉呢？她在栲翠庵里，面对的是整个贾府的眼光。她的清高，她的孤高，与其说是性格，不如说是一个无依无靠之人最后的堡垒。她不让刘姥姥用过的杯子放进庵内，是因为那杯子沾染了她最恐惧的东西——那种她可能会滑落进去的卑微命运。

我忽然懂了。那不是对刘姥姥的嫌弃，而是对自身处境的恐惧。

想起七岁那年，我们村里来了一个讨饭的老太太。她穿着打满补丁的褂子，头发凌乱，手里端着一个破碗，挨家挨户地讨一口吃的。我们几个小孩一直远远地跟着，看她吃了多少次闭门羹，毕竟谁家余粮也不多。她战战兢兢地挨到我家门口时，我害怕地躲在门后看她。母亲端了一碗稀饭从屋里出来，毫不犹豫地倒在了老太太碗里。老太太走后，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好歹我们还有口吃的，唉——”那时的我，心里觉得庆幸——幸好，我们不是她。

现在想来，这庆幸里，其实藏着我多深的不安。我们和那个讨饭的老太太之间，不过隔着几碗稀饭的距离。妙玉和刘姥姥之间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她厌弃那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其实是在厌弃那个可能沦落到刘姥姥的自己。她在刘姥姥身上，看到了自己最深的恐惧——原来“淤泥”离一个孤女，不过一步之遥。

林语堂先生曾经在《平心论高鹗》中直斥妙玉“做得厉害”，怒批她的清高是“变态的势利”。我以前也是这样深以为然，如今回想，林先生的愤怒，大概也和我一样，是把自己代入刘姥姥。

林语堂先生是漳州乡村牧师之子，赤脚上学，与富商之女相恋却因门第被拒。这些创伤，让他对妙玉式的清高格外敏感。但正如我会在妙玉身上看见自己，林先生的愤怒里，又何尝没有他自己的影子？他用刘姥姥的视角批判妙玉，正如我用饥饿的记忆憎恶她的清高。我们都只是站在自己创伤的阴影里，看不清那个同样受伤的人。

曹雪芹是慈悲的。他写妙玉“欲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”，不是在批判她，而是在悲悯她。他想告诉我们，这个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女子，其实是一个被命运裹挟的可怜人。她的“洁”，是求而不得的挣扎；她的“空”，是做不到的自我安慰。她身在佛门，心在世网，既放下不贵族的矜持，又抓不住世俗的安稳。最后落得“可怜金玉质，终陷淖泥中”的下场，这不是报应，而是悲剧——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，在时代的洪流里，无论怎样挣扎，都逃不过沉沦的命运。

我想起栲翠庵的那一幕：妙玉拉了黛玉和宝钗去吃己茶，用的是自己平时用的绿玉斗。这个细节，我从前没有在意。如今再看，却觉得心酸——她不是没有真心，只是把真心藏得太深。她能把自己用的杯子给黛玉，说明她并非真正拒人千里，只是她的亲近，需要一份她能认可的安全。黛玉是孤女，她和妙玉一样，都是大观园里的异乡人。在她们面前，她可以放

下戒备。而刘姥姥代表的那个世界，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噩梦——那不是她的根，而是她的深渊。

如今的我已年过半百。那些饥饿的记忆，早已被岁月冲淡。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孩子，再也不用担心明天没有饭吃。当再次回望童年，我终于明白——那些年我憎恶的，不是妙玉的清高，而是自己曾经身处其中的卑微。我和妙玉一样，都想与那个“刘姥姥”划清界限。只是她的方式是嫌弃，而我的是愤怒。我们都被自己的创伤蒙蔽了眼睛，看不见彼此都是命运的囚徒。

曹雪芹的伟大，在于他看透了这一切。他既写刘姥姥的粗鄙，也写她的善良；既写妙玉的孤高，也写她的脆弱。在他笔下，没有绝对的善恶，只有被命运摆布的人。刘姥姥后来救了巧姐，那是她从卑微中开出的善花；妙玉“终陷淖泥中”，那是她从孤高中挣脱不出的悲剧。她们都是受害者，都值得同情。

那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后来被搁在了门外。刘姥姥用它，妙玉厌弃它，而我们这些读者，为它争了两百年。其实，杯子本身有什么错呢？它不过是一个物件，承载着不同的目光。刘姥姥看见的是富贵，妙玉看见的是恐惧，我看见的是自己。而曹雪芹看见的，是所有人。

槛内槛外俱是尘土，玉碎瓦全总关人情。妙玉的孤高，刘姥姥的粗鄙，林语堂的愤怒，我的释然——不过都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相认。我终于可以 and 那只成窑五彩小盖钟和解，因为它教会我：人性的悲悯，始于看见自己的阴影，终于看见众生皆有的光。